

石言文集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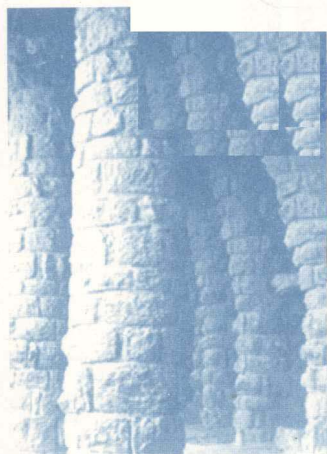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石言文集

第二卷

I217.2
-2

44.28
SY-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于1994年1月接见解放军老艺术家，希望他们大胆创新，不要有顾虑（左起第二为石言）。



1965 年

与文友陆文夫（后排右一）、张弦（后排右二）等参加笔会。





1992 年

在巴金上海的家里做客（右一为石言）。





1985年摄于法国巴黎。

目 录

子弹	(1)
模范第一班	(7)
柳堡的故事	(11)
“虱大王”	(38)
星星	(57)
翠莲	(66)
“小研究”	(74)
春江夜雨	(89)
门板	(97)
血战黑水塘	(103)
红丫头	(119)
“团长”历险记	(128)
狂风暴雨日	(136)
还我头来	(161)
珍珠	(171)
胡“司令”赴宴	(181)
漆黑的羽毛	(194)
江江的“香格里拉”	(209)
秋雪湖之恋	(230)
魂归何处	(259)
陪同	(292)
夜来香开放的时候	(310)

纯金菩萨.....	(338)
将军的日记.....	(354)
年年七夕.....	(363)
大爆炸.....	(412)
结婚比赛.....	(464)
柳堡的故事(电影剧本).....	(472)
大江东去(歌剧剧本).....	(516)
八位英雄.....	(526)
一切缴获归公(广场剧).....	(532)

子 弹

早晨，金黄色的早晨。

一串串的衣服、绑腿在绳子上飘着。池塘里蒸腾起水汽。蓝得耀眼的天上，太阳喷出辉煌的光，照得人人都眯着眼睛笑起来。

冯刚，七班的党小组长，特大号的个子，就像大庙里搬出来的金刚。额头上，靠左边，有一条长长的疤，是子弹在这里飞过留下来的。现在他靠着一个稻草堆坐着，太阳光照得他额头上的疤发亮，他浑身热腾腾的，正使劲擦着一支从昨天那个胜仗中亲手缴来的三八枪。那枪的准星座旁边，还隐隐地留着些血迹！看着这些紫色的血斑，他犹豫着：要不要全擦掉？这是他副班长的血呀！冯刚亲眼看见一个鬼子就用这枪上的刺刀把他们的副班长戳死了。他冲上去把刺刀捅进鬼子的肚子时，他的牙齿都快要咬碎了。不，要留一点血迹做见证，他还要用这支枪打死10个、20个鬼子！

刚才，他把所有的胜利品都交了公，只留下了这支“口径”全新的枪，那是指导员答应了的。还有，他还留下了：

三八子弹。

冯刚四面一看，没有人。就打挎包里掏出一个布包来，他把布包一层层地打开，嘿！太阳光在眼前跳起来，亮得刺眼。子弹排在一块，整整齐齐，一道道的金光。细细看，火底干干净净，是绿的，屁股边儿一点也没有磨掉，看来还是没有登过一次膛的呢！这样的子弹，随便什么人看见，都会伸过手来。

这样刮刮叫的子弹有多少呢？整整六排，外带三颗零的。

金光映着冯刚紫红色的脸，脸上露出淡黄色的牙齿，他拉开大嘴直笑。

好像有什么人在喊他，听了听，又不是。冯刚伸开手脚，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他不笑了。

他应该把子弹交公，应该交公。

他拿着这些子弹，站起来。拍干净身上的土，正想走。却又愣住了。他不会忘记二穹战斗中他接连瞎火几个子弹的事。眼看鬼子探头探脑，满有把握一枪叫他回东洋，可是一颗颗的土造翻火子弹偏偏打不叫，冯刚气得眉心都爆出火星来了，恨不得把那些子弹咬烂！

他又一屁股坐下来，抽出垫背包的油布，哗哗地撕开了，将子弹一排排地包起来。又瞪着眼睛想了一想，——对嘿，还不是为了打鬼子！又不是什么私有财产！想着，就老老实实在地一排排放进左胸前的皮盒子里。

忽听得指导员在喊：“冯刚，冯刚！”他应了一声：“有！”跑过去，原来指导员召集党小组长开会。冯刚说声就来，便回到草堆旁边去打绑腿。

天黑了，冯刚把子弹塞在草堆里，自己就在旁边走来走去，像给子弹放流动哨似的。现在，这33颗子弹，已经变成他心上的石头了。刚才指导员交给他们的任务，不正是叫他们动员大家把缴来的子弹交公吗？“打鬼子要靠大家！”指导员的声浪还没有在耳朵边响完，他，一个党小组长就好意思这样做吗？他越是走来走去，越觉得对不起公家，对不起党。怎么！一个党员，和同志们分起家来了？丢人啊！但是现在他把子弹塞在草堆里了。这就是说，冯刚是决心要做一桩坏事了。

本来很舒坦，很爽快的心，现在像做了贼似的惊惶不安起来。冯刚担心地向四面望。天已经黑了下来，周围是黑咕隆咚的。冯刚觉得快要闷死啦！

他站住了，赤脚脚趾头在地上扭着。

他又想起了副班长。他刚入伍时，打仗了，副班长在敌人火力下的开阔地上挖好卧射工事让给他隐蔽，自己躺在平地上再挖，他不要，副班长说：“傻瓜，革命同志还分你我？”

他头上怪痒，伸起大手，五爪金龙在头皮上狠命抓着，抓着。忽然他戴正帽子，走过去把子弹从草堆里摸出来，大踏步地走到连部去。

在连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见里头指导员在说话。一会儿，不讲

了。冯刚面孔涨红，撞将进去，大声说道：

“报告连长，指导员，我的子——子弹交公！”

“什么？”指导员诧异地问，屋子里的头都转过来了。冯刚跨上一步把子弹放在桌上，说：

“这次缴来的！——敬礼！”

敬礼以后，冯刚连忙走出来。

夜里，风凉凉地吹在冯刚火热的脸上，他感到爽快，也觉得难过。慢吞吞的，他又回到连部：

“指导员，连长，你知道的，二穹战斗，我接连瞎火了几颗子弹。我明明看到一个鬼子军官，”冯刚兴奋起来，“我看见他探出头来好久，我连上了三次子弹，的，的，都是瞎火。指导员，打枪我冯刚拿得稳，不过……”

指导员和连长互相对看了一眼，又对冯刚看看，看见冯刚紧张的脸，和那额头上发光的弹疤。指导员说：

“好吧！明天我们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一定！”

第二天，指导员到营部去了一次。冯刚收到 20 发子弹，还是那么簇新的，屁股边儿没磨去一点的。冯刚拍一拍胸膛，说：“好！”

星期日，又是晴天，七班门口金光灿烂，冯刚把新子弹放在背包上晒。10 分钟，又小心地把它包起来，放在左胸前的皮盒子里。

晚上他摸着这些子弹睡觉；白天，他的手常要伸到新子弹那里去。

有一天，进攻伪军的据点，围住了碉堡射击。冯刚靠在一道坏墙上瞄准打，打完了旧子弹。碉堡上的枪眼里露出一个黄色的头来。冯刚心里痒痒的，想用新的子弹来给他一家伙，手已经伸到左胸前去了，却笑了一笑，又缩了回来。他想：

——这些二黄等会儿还不是抓活的嘛，我这子弹是要留给鬼子的。

冯刚端着枪，站在一个坟包后面，他在放哨。

他出来的时候，队伍是走了一百多里宿营下来的，他看见同志们叫开门，尽快地把枪、背包、挎包从身上拉下来，铺了稻草往上边一躺，头

还没有睡下去，脚倒先睡着了。他却偏偏轮到放哨，真倒霉！

现在他正努力把眼睛睁开来，他知道这个警戒的重要，但是太阳还没有出来，天还半黑着的时候，眼皮是多重呀！

冯刚绷紧了脸上的肉，拼命把眼睛睁开。地面上已经亮了一半，迷迷糊糊的，前面 80 米远近，有一条河，河上有座大桥，桥堍的大路，直通到他站着的坟包。远处，5 月的早晨，静静地睡在白雾里。

他看看后面，一条干沟通向宿营的方向，他想：“倒是一个好地形……”

远远的，鸡啼着，冯刚的头慢慢地挂下来。

一直到头在空气中撞了一下，他才猛然睁开眼皮，心里噤噤地跳，打瞌睡了？不行！冯刚想，这要不得。但是小桥那边，老远的，在动着的，是什么？狗子吗？冯刚的眉毛耸了起来，他看见，一个，两个，土黄色的，人样的东西，向小桥走来。

是鬼子吗？

冯刚连忙打开保险，托起枪。

土黄色的人不止一两个，是蛇样的一条，起码有 100 个，正在慢慢地，可是显明地，靠近来了！

这是鬼子，是鬼子！

冯刚的手指一紧，枪口上冒出淡淡的轻烟，“叭，公——”土黄色的人散开来了。

冯刚瞄准了一个，打出第二枪，一个土黄色的人倒下来。……

子弹尖声叫着，在高空飞过，鬼子还没有找到冯刚的目标。可是三八机枪响了，鬼子跳起来前进了。

冯刚鼻子里哼了一声，打开左胸前的皮盒子，用力按下一排他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子弹。

枪托在冯刚的肩窝上震动，两个鬼子再没有爬起来，冯刚把枪对准那桥顶，鬼子要从这桥上冲过来呀！冯刚的枪杆子可不留面子。

但是后面的队伍怎么搞的，还不拉上来呢？

天空飞着的子弹移到地上来了，噗噗地打在冯刚脚旁的泥土里。机枪搜索着他。鬼子好像已经知道，在拼命抵抗的，只有一个新四军。

子弹火热的，在冯刚耳朵旁边飞过，他低头蹿到另外一个坟包后面去。

掷弹筒也打来了，黑烟、铁片和泥土在眼前乱飞。冯刚像老虎似的在浓烟中卧伏着，眼都不眨一下。他手里是从鬼子那里夺过来的枪，枪里装着鬼子兵工厂里造出来的子弹。就是这样一个战士，只要他还有一口气，鬼子就休想从他面前通过！

鬼子一冲到桥边，就抖着腿倒下去，一个鬼子冲得特别快，他冲到了桥上，可是，却在枪声里翻到河里去了。……

冯刚咬着牙齿，额头上的疤通红了，他高兴得发抖。

来了，三八机枪的子弹越来越凶了，耕翻着旁边的土地。连草也飞了起来。冯刚紧紧地握着枪，瞪着木桥。

“啪！”冯刚的肩上着了一下子，火辣辣的，冯刚浑身一阵发抖，“好吧！老子今天不吃老米饭了！”他想。一面咬紧嘴唇，重重地压下最后一排新子弹。

血，淌下来了，淌下来了！热呼呼、凉飕飕的……

为什么后面的部队还不上来呢？

枪声停了，鬼子也不冲了。被河旁矮矮的芦柴遮着，瞧不到。冯刚心里明白，鬼子一定又在什么地方搞鬼了，他们渡河过来了吗？但是在哪里呢？

静，战场上可怕的静，冯刚的血在流着，一阵比机枪扫过来还要厉害的恐怖，撞到冯刚的头上。他忽然那么清楚地想起家里灶边的情景来，老婆在烧火煮南瓜饼，他在洗脚，儿子歪歪斜斜地走过来扑在他腿上。他看看后面，一条干沟通向宿营地去，他要跑，是来得及的，他的脚抖着。

可是冯刚怎么能够跑呢？后面是机关、部队几百个革命同志！是几个庄子的老百姓，老人、妇女、小孩！——好吧！他想：我这颗铁钉就钉在这大门上了，一个换百个，一家换百家，划算！

右边，100米远外，河岸的芦苇里，一个土黄色的人忽然钻了出来，冯刚转过枪去，扣火，鬼子滑下了河。但是第二个、第三个又钻出来了。正面三八机枪弹雨一样地扫过来，冯刚肩上抽痛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手微微抖着，飞快地打枪。子弹是多么爽快呀！爬上来的鬼子全倒

下了。但是新的子弹也打光了。冯刚抽出了手榴弹。

三八机枪喷出浓密的毒火，鬼子打正面、侧面夹击过来，冯刚旋开手榴弹的火盖。

突然，另一阵爽朗的三八机枪声，从后面左右角怒吼起来，这正是我们的三八机枪打着大家交上去的三八子弹呀！啊！连长带着头，我们的人，我们的同志，从干沟里，从坟包后面，上了刺刀握着手榴弹，跃进上来了。

冲锋号沸沸扬扬地响着。

鬼子，冲过桥来的鬼子，立刻滚到河里去了。……

冯刚站起来，放声呐喊，和同志们一起冲上去。他轻轻地甩动通红的壮健的臂膀，觉得骨头并没有伤。他跑着打了一个手榴弹，想：——回去，我要告诉指导员，我的救命子弹已经打完了！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

模 范 第 一 班

一班班长袁俊生不光是战斗英雄，而且还善于鼓动全班跟他一样英勇。

袁班长分配好蒋万宽、傅海清和他自己走头里，李正宾和陈衣四架梯子，副班长在后面督促。他反复关照：上了城前进一步，巩固一步，占领工事，有进无退。

三连的突破口应该在北门以西 200 米处，那城墙有两三丈高。

六时半。

一班轻轻地在烂泥上走过了小桥，过了城墙外 60 米的开阔地，抬着头，雨从帽檐上淌下来，面前高高的黑黑的一大块，这是城墙。

城墙上发觉了，点起了火把，榴弹攒下来炸开了。陈衣四、李正宾奔上去，把梯子架在女墙的凹处，蒋万宽刚跨上两级，城上伸出一根钩镰枪把梯子打得歪过来。榴弹不断攒下来，杨伯金的腿，李正宾的脸上都打到了。袁班长脚旁一个榴弹炸开，幸好打了三副绑腿，裤脚却烧起来了。

袁班长慌忙用湿帽子乱揩，火熄了，又拿起梯子来架。

他想到打北蒋营的经验，梯子架在凹处反而要打掉，他很快地架在女墙的凸处，蒋万宽、傅海清就爬上去。

城头上可慌了，丢下两个大火把，下面就照得雪亮通明。上面的榴弹没头没脑丢下来，有的还没有拉线。有的是砖头，重重地打在一班长头上。城墙上还伸出五六根钩镰枪乱摇乱戳。

蒋万宽看到梯顶没法上去了。拔出榴弹向钩镰枪打。下面的同志也用榴弹摔到城上去。这时，梯子上已爬上了五六个人，蒋万宽榴弹打光了，下面就一个个送上去。蒋万宽不停地打，榴弹像阵头雨开始时的

粗点子，重实地落到城墙上，轰轰地炸开花。钩镰枪慌了垮了下去。班长盯着蒋万宽，催他：“榴弹快打光了，还不冲上去，快！”蒋万宽爬到城牙齿上，一滑手，枪倒掉进城里去了。蒋万宽看见两个二黄端着机枪，他急忙问傅海清拿了枪，砰砰两枪，二黄倒在工事里。

蒋万宽从女墙上滚身进去，拣起自己的枪。傅海清跟着滚进来，他就把枪还了傅海清。正在这时，一个鬼子端了枪，直向蒋万宽腰部刺来。傅海清急忙一格格开，回他一刀，戳在鬼子大腿上。鬼子呜噜一声，倒了。正好班长翻身进来，补他一枪。

袁班长回声叫：“快上来，占领城墙了！”陈衣四刚爬进来，一枪打中了头，伏下来，哼着。袁班长说：“老陈，这时候还能哼哼？不要响！”老陈就不响了。周常余刚爬到梯子顶，一枪中了手，翻身直跌下去，他下火线去联络要榴弹。黑夜里始终没有联系到。

机枪班弹药手孙金华给打倒了，排长也给打倒了，可是其余的许多人都上了城，机枪班长赵金发把机枪带上了来了。

傅海清走到工事那里去，用刺刀乱捣。黑暗里只听见二黄喊：“老乡，不要打了，我们已经带花了，这里有挺机枪呢！”班长去一看，果然有一挺轻机枪在女墙上，还有一支中正式步枪。

于是两挺机枪，就向城的两旁打去。班长一阵点放，只见下面一大堆敌人，跑的跑，倒的倒，呜噜呜噜地急叫。

袁班长向左右两边，大喊道：“我们已经占领城墙了，三连快上来呀！二营同志快上来呀！……”

火拼肉搏，决不后退一步。

袁俊生是有门儿的，他了解到，形势不大好，正前方草屋里有敌人，东边碉堡里也有敌人，西边大碉堡，三八机枪已经在打过来。三面夹攻，守不住的话，班长难保，全班也危险。他向二营叫，是希望二营上来帮一手，可是除了满天满地的枪炮声，就听不到动静。

反倒东边打来了手榴弹，鬼子的榴弹爆炸力很强。副班长和蒋万宽正在赶紧用棉花里子擦枪上的泥巴，一个榴弹，把蒋万宽脚踝炸伤了，副班长大腿也擦花了，李正宾左腿中了一块弹片，不能站了。

袁班长晓得不妙，马上分配。杨柏金带领周月坡、尚祖铨到东边二

十米远的工事去打东边，副班长蒋万宽和机枪班长向西边打，带花的李正宾、孙金华，到工事肚里去，自己和傅海清在中间联络接应。

机枪班长却着急地告诉袁俊生：“一班长，真糟了！两挺机枪都卡壳了，怎么办？”袁班长连忙阻止他：“不要响！机枪打不叫用步枪打，拼刺刀，不做声！”赵金发就把机枪向城上一靠，接着一班长给他一支中正枪。

袁班长对大家说：“不要慌，你们看，鬼子已经垮得不得了啦。”

可是，袁班长这下你弄错了，鬼子不是又来了吗？西边已经探过来好几把刺刀了。

袁班长喊道：“坚决打，不准退！”一阵枪声，鬼子退到黑暗里去。

东边却叫起来：“班长，班长，快来呀！来了！来了！”

袁班长跑过去，已经在打枪，杨柏金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打出去，鬼子向后就溜，袁班长跑到墙边，问墙外二营。在鬼子的探照灯的光芒下，只看见二营部队已经靠近了城头，只是还没上来。袁俊生急忙喊：“快上来呀！我们这块已经占领了。”

这时候西边又叫班长，原来更多的鬼子快来了，打头的一个鬼子伸枪过来，副班长老实不客气伸手就抢，那鬼子往后一缩，副班长打一枪就结果了他，几枪打去，后面的又溜了。

班长跑回来，看见蒋万宽坐在地上，班长不知底细，就劈面喝道：“这时候还坐着，快起来！”蒋万宽说：“我带花了。”班长问：“重不重？”蒋万宽说：“不很重。”班长说：“不很重就站起来，拼刺刀！你要求参加党，今天你要做模范！”

蒋万宽撑着站起来，西边鬼子又来了！更多！听见和平军说：“去！上去！他们人少；人少。”袁班长忙喊：“快！重机枪架起来，打他！”机枪班长赵金发应着说：“来了！”一阵子拉机柄，袁班长又听见东边在喊他，便高声提出口号：“坚决打！有种的站在前面。”

自己就看准一个鬼子，一刺刀，枪机一扣，加上一枪，鬼子就倒了。傅海清也上来，五个人一起打。鬼子冲上来，倒下了，又冲上来。袁班长连戳带打地打倒三个，傅海清一个榴弹把冲到他跟前三四米远的两个鬼子轰倒了。副班长、蒋万宽和机枪班长的三支步枪，也打倒好几个